

# 亲历驰援上海战役

□ 口述 | 咸德锋 整理 | 宓正明

我是上海市疾控中心的离休干部。值此上海解放75周年之际，作为一名革命老战士，不由得心潮激荡、思绪万千，仿佛回到了那个硝烟弥漫的战斗年代。

1949年4月，我们25军打过长江后，原本是在安徽剿匪的。5月12日，解放大上海的战役正式打响。之后，中央命令我们25军就地集结，增援解放上海。5月20日、21日两天时间里，我们从镇江坐火车到昆山，发现昆山铁桥已被国民党军炸坏。我军于是避开铁路，走太仓。挺进到上海后，我部立刻与国民党军交火，并一路打到罗店。

月浦、刘行、杨行均位于吴淞口西侧，北濒长江，东临黄浦江，是屏障吴淞、宝山的重要阵地。国民党军方面，汤恩伯下令将用钢筋水泥筑就的地堡群构成防御体系。每一座地堡和每个火力点除利用自然河沟作为障碍外，还设有铁丝网、鹿砦、木城、壕沟、地雷等障碍，其易守难攻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。经过仔细研究，我们74师找到了克敌制胜的方法，即同时展开多点进攻，让敌人各座地堡左右不能相顾。由于敌人无法互相策应，我军就

## 我教解放军捉螞蟥

□ 撰稿 | 严志清

1949年，我14岁。5月的一天，有一支解放军部队来到了我们村上，他们的任务是攻下月浦镇，直插吴淞口，切断国民党军队从海上逃跑的退路。我家在宝山区月浦镇盛桥西北面的一个叫严家宅的村子里，离盛桥约3里路，离月浦镇有12里。有一个班的士兵住在我家的客堂里。他们都是工兵。战士们白天休息作准备，晚上就分小组带上工具出去排雷，到天亮才回住地。

解放军渡江后，势如破竹，进展神速，但物资供应却一时难以跟上，尤其是蔬菜，更是奇缺，但他们从不叫一声苦，总是意气风发，斗志昂扬。在我家门前有一条很宽的河，有一位战士发现河滩上密密麻麻地有许多螞蟥洞，螞蟥爬来爬去多得不计其数。他高兴得如发现了新大陆一般，立刻叫了几位战士去捉螞蟥，准备让炊事员烧了当菜吃。战士们大多是北方人，

将敌人的碉堡一一炸掉。

随着苏州河以南的国民党军开始向北撤退，他们从不同的方位向吴淞口收缩、聚拢。25日夜，我74师先把吴淞与宝山守敌切成两块，而后进攻吴淞。5月27日，上海战役胜利。

此时，我25军已经接到关于歼灭崇明岛国民党守军的命令。5月30日，第一梯队75师开始渡海攻击崇明岛；74师作为第二梯队配合第75师行动，于6月1日也登陆崇明岛。

渡江攻打崇明岛时乘坐的船只比较少，况且都是小船。奉命参加解放崇明岛的战士们大多是北方人，他们不习水性，因此乘坐小木船过江时晕吐得厉害，战斗异常地艰苦。虽然我坚决要求参加解放崇明岛的战斗，但是由于我作为团里的军医，治疗、护理伤员的重任在肩，团长、政委执意让我留守吴淞口，因此，我与解放崇明岛的战斗失之交臂。■



咸德锋

他们打仗个个英勇善战，但捉螞蟥却是外行。有战士笑着说：“看来两条腿的俘虏好捉，这八条腿的螞蟥难抓啊！”

我见他们不懂窍门，就告诉他们说：“不能几个人集中在一起行动，而且不能说话。因为螞蟥很机灵，稍有风吹草动就逃进洞里。”于是，我向他们介绍了捕捉方法：我找了根竹子，斩成一尺多长，劈开，削成一头尖的竹片作工具，轻轻走到螞蟥洞旁边蹲下身，将竹片抵住洞口上方，静静等候。只要螞蟥一钻出洞口，就迅速将竹片用力往下一插，切断螞蟥的退路。这样，螞蟥的一半身子露在洞外，于是手到擒来。战士们听了我的介绍，看了我的示范，如法炮制。此法果然灵验，因为人多，不多时间，就捉到了一大桶。他们高高兴兴地拎回驻地，交给炊事员。炊事员如获至宝，立刻清洗干净，烹调起来……

解放军在我家住了近一星期，对我像亲兄弟一样。■